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10月13日  
星期四

□ 美编：陈明丽  
□ 编辑：向平

## 两种同期创刊的《柳泉》



□ 许志杰

柳泉乃蒲松龄先生家乡淄川蒲家庄村东的一口井。古时因水满而溢。称满井。附近柳树成荫，惠及子孙，故而得名柳泉。1640年蒲松龄生于此地，直到1715年去世，他从未长时间离开过蒲家庄，对家乡尤其对哺育自己成长的柳泉情深意笃，于是起了一个别号叫柳泉居士。传说，蒲松龄经常在柳泉旁边儿的树荫下，摆上桌子板凳，沏茶待客，听路人讲亲身所见所闻和传说故事。他的著名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很多素材，便是来自柳泉旁边的茶摊上。蒲松龄因《聊斋志异》获得了短篇小说之王的誉称，为他提供丰富创作素材的柳泉也广为人知，成为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代名词，更成为一代又一代文学爱好者的朝圣之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春回大地，阳气升腾，伟大祖国的各条战线，都在蒸蒸日上，生气勃勃！”“在这春风送暖，万物竞长，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第一个明媚的春天里，”“文艺春色，喷珠吐翠，到处都在萌发，随时都有突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定会使这种萌发愈来愈茂密，使这种突破愈来愈开阔。”“叮咚，叮咚的《柳泉》伴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唱着欢乐的歌儿，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乘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浩荡东风问世了。”“我们出版过几年的《战地黄花》文艺丛刊，经过一番整顿，也要披着春光来个突破——决定改为十六开本的大型文艺丛刊，它的名字就叫《柳泉》。”

以上段落打了引号的文字，分别摘自两种同庚、同名，还是同乡的大型文艺刊物《柳泉》。

“叮咚，叮咚的《柳泉》”，来自蒲松龄的家乡淄博，主办单位为市文联。“披着春光来个突破”的《柳泉》，广义上讲也是来自柳泉居士的家乡，主办单位是位于山东省会济南的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改为山东文艺出版社。前者第一期(创刊号)出版的时间是1980年3月，后者则是同年6月，前后相差不到三个月。更为巧合的是两本《柳泉》刊名的题写者都是著名文学家，时任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两本《柳泉》第一期的作者队伍均十分强大，淄博《柳泉》有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殷孟伦、袁世硕，以及作家邱勋、诗人宋协周、评论家赵耀堂等重量级人物的力作。济南《柳泉》更是有臧克家、李希凡、冯德英、王希坚、秦牧、田仲济等一千强将压阵，亲奉大作。封面由韩美林设计，封二、封三分别刊登了著名国画大师于希宁和水彩画家吕品的画作。以今天之见，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豪华

阵容，作品精湛、耐读，设计大方、素美，是那种放在书桌上“稳如泰山”的重量级刊物，读一遍，可以再读一遍，甚至几遍，每有收益。

两种同名文学刊物在差不多时间内创刊，又有那么多的重合，不禁让人想起那个催人奋进的八十年代出现的热火朝天的文艺创作景象。而这个被广大文艺工作者亲切地称为文艺春天的催化剂，就是于1978年5月27日到6月5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盛会。会议宣布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全国文联以及中国作协、剧协、音协、舞协、影协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此后不久，中国美协、曲协、民间文学研究会和摄影学会也陆续复原。会议决定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1979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走向坦途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又是全国文艺大军的盛大会师，共有3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祝词，强调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发展。”邓小平的祝辞为新时期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文艺团体、创作人员、文学刊物，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学评论》《收获》《萌芽》相继复刊，《十月》《钟山》《花城》《柳泉》《昆仑》等一大批新的文艺文学刊物脱颖而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园地。

个人而言，我有幸在读大学时见证了热闹非凡的校园文艺创作高潮。母校山东大学各系几乎都创办了学生文艺报刊，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读原著、写原创作品的热情。读完大学又幸运地进入出版社工作，而且与向慕已久的《柳泉》杂志在一个院子办公，午餐与《柳泉》的几位编辑先生同在出版社食堂打饭，熟悉了还经常一起打了饭到办公室共进午餐。边叙边吃，知道了编辑部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几位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这个学历史专业的非文学人开始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记忆中我第一篇算得上创作的纪实类文体的小文，就是发表在《柳泉》杂志上，似乎是正刊之外的一本加刊，题目为“刘黑七外传”之流。那时候文笔拙笨，资料掌握挂一漏万，整体布局有失偏颇，如今想来赧然汗下。更对编辑先生为此的辛勤劳作和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难以忘怀，值此深表谢意。借了一个院落办公的光，此后只要《柳泉》出刊，必是先睹为快，内里佳作不断，收获多多。这样美好的情景一直持续到离开出版社另去择业。人远情未疏，关注一直持续着，很久以后见到一位曾在《柳泉》做编辑的先生，知晓出刊十几年的《柳泉》已经停办。

至于淄博文联编辑出刊的《柳泉》，先前闻所未闻，这本出版于1980年3月的创刊号(第一期)是最近在旧书网首见，出于好奇以不菲的价格买来。对比两种《柳泉》，有了感想，记下做个纪念。至于淄博《柳泉》的具体出版状况，脉络不清，不敢妄言。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柳泉》，还是淄博文联编辑的《柳泉》，均无今日连续出版物必须具备的刊号等合法手续。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柳泉》是出版社的以刊代书，用的是书号，另一本系“刊登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内部刊物”，均不符合合法刊物的正常出版发行要求。随着版权管理的日趋法制化，这样的刊物要走向市场，须有管理机构核发的出版刊号，要么就停刊。两个《柳泉》都没有寻求刊号以图再干，那么停刊是走向法制化的必然结果。

当年出刊是时代的呼应和需求，春风劲吹，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柳泉》第一期发行量就高达80000册。后来《柳泉》停刊是时代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要求，也是时代更替、文化前行的卓越表现。如此之说，毫无梗阻之困。随着电子书籍以及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免不了还会有我们曾经爱不释手的、视为知己的各种形式的纸质刊物停刊或转向数字刊。伤心总是难免的，却是不可逆转的科技与人文的历史新篇章。

## 我的家乡微山夏镇

□ 张利平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微山县夏镇的一个叫三孔桥的乡村。我爸爸告诉我，他的爷爷和奶奶就生活在那里，那里有着他童年的记忆。我爸爸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人上了年纪，总是时常回忆过去。

夏镇，是微山县政府所在地。居县境中部偏南，津浦铁路以西，昭阳湖东岸，镇内，老运河自西向东南蜿蜒穿过，运河桥、东风桥、和平桥横架河上，东西沟通，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滨湖镇。夏镇原为古城，由广戚、部城(西城)和夏镇寨(东城)三部分组成。一河两分城的夏镇原名夏村，也叫夏阳，一个偏僻的自然村。明嘉靖末新开夏镇至南阳的运道，夏村即成沿运码头，工商业日趋繁荣。隆庆三年改村为镇。同时，工部、户部分司自沽头城(今江苏沛县码头村)移驻夏镇。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开始，经两年时间，筑起四面土墙，建成四座城楼。东名“见泰”(后改“安澜”)，西名“瞻华”，南名“延庆”，北名“拱极”。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始，历时3年，又改建为砖城，城为梯形，“周九百余丈，高二丈五尺，雉堞一千百余”。因为这里常年驻兵维护漕运，又名“部城”，标示着夏镇又曾是运河的卫士。工部员外郎顾大申建城时在河岸上居住过的地方顾楼，后也形成村庄，演变为古楼。在明清时期，夏镇界连苏鲁，为两省分治，镇北属山东滕县地，镇南为江苏沛县辖，还曾因清咸丰元年黄河决口，而为沛县县城11年。故素有“一步两省三座庙，一条大街两县分”之谓。清人宋思仁《过夏镇》有诗句：“片帆风利挂残阳，一镇区分南北疆。花色暗思滕县白，钟声遥送沛城凉。”夏镇内，运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穿行，随着水运兴起，河上建筑物都成了人口聚居场所，形成了一串以河为特征的村落街巷。一条古老的顺河街，原名叫运河涯。顺河街南端是小闸口，是明隆庆年间所建夏镇闸的地方。与小闸口相连的是月河圈。清乾隆间疏通运河时挖得一条半月形河道，供漕船商船停泊，绕行使用，后人们围绕小河居住，弧形排列，俗称月河圈。运河南出夏镇原为一坝，此处称作老坝村。紧挨老坝东侧，在运河转弯处的村落称坝东，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这里又建了运河桥，后以桥的孔数定名三孔桥，坝东也随之改名“三孔桥”。

历史上的夏镇是苏鲁两省、沛滕两县的交界处，地域交叉，镇中心奎星楼外，曾有“三步两省三座庙，一条大街两县分”之说。城外鹰飞鱼跃，泽国水乡，城内庙宇牌坊，建构不俗，反映了大自然的神工和劳动者的创造，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独特。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夏镇上过小学。记忆中经常在一条河道边走着回家。河道并不宽，夏天有周边的孩子在河里面戏水，有时候还会看到船只在河道中穿行。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是古运河。运河穿过微山县南阳古镇，河湖串联，水路交错，时有数叶高舟穿过古老的石桥。那时，运河上橈桅林立，篷帆遮日，船儿挨挨挤挤，如蚂蚁如虫。人不分东西，货不分南北在这里集聚。河面上渔歌迭起，号子声声。经济的流通、文化的交流，使这片土地迅速繁荣起来，形成了古运河文化。不久，我们全家人离开了家乡，对家乡的记忆也渐行渐远。

我爷爷今年已经去世五十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夏镇创办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播撒革命的火种，为夏镇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微山岛上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内，记载着当年夏镇最早的地下党组织成员经常在爷爷家里聚集，爷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地下党组织，还参与了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的行动。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夏镇的革命史中依然留有爷爷的名字。

人的生命总会渐渐老去，但对家乡的记忆依旧在脑海里。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故乡，但每逢听到、看到那些熟悉的地名，想到那些走过的大街小巷，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丝丝乡愁。微山、夏镇这些熟悉的地名一直都停留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无法忘记，改革开放后，家乡发生了巨变，如今每次回故乡，我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熟悉又陌生的道路，那曾熟悉的乡音，那些街道、河流传达到脑海里的记忆……那里是家乡，那里是祖辈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的血脉传承。我的爷爷、爸爸和我都曾经在那片热土上生活过。

保护地名，传播地名，守望地名。地名就像每个人心中曾经的爱恋，只要看到他的名字，就会产生联想，就会牵引我们的思绪。让地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我们对故乡的记忆。